

清文評註讀本第四冊目次

雜記

復庵記

顧炎武

過雲木冰記

黃宗羲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彭士望

小港渡者

周容

譚烈婦八碑記

賀貽孫

游九華記

施閏章

重修信陵君祠記

湯斌

山來閣記

王弘撰

書劍俠事

王士正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醉書齋記 鄭日奎

遊釣臺記 鄭日奎

遊姑蘇臺記 宋 繩

崇明老人記 陸龜其

退思堂記 陸龜其

懶子記 謝濟世

書田贈公事 汪由敦

無齋記 劉大櫆

餓鄉記 藍鼎元

登泰山記 沈 形

書侯振東 胡天游

龍母祠記 胡天游

梅花嶺記 全祖望

書潘荆山 袁 枚

記新疆邊防 紀 昕

徠寧果木記 鐵 保

書關橋老僧事 朱辰應

書吳重光事 朱辰應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表徵 彭紹升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姚 燥

羅臺山逸事 樂 鈞

記閩安壯士 陳庚煥

韓蘄王甲鏡記 陳庚煥

病梅館記 袁自珍

龜磯課誦圖序 王 捾

頌贊

信陵君頌 嵩大文

哀祭

施烈婦哀詞 張大受

祭妹文 袁 枚

祭湯海秋文 曾國藩

清文評註讀本第四冊

雜記

復庵記○此爲雜記體，山水之勝，臺榭之華，遺聞軼事之流傳，此體爲多，甚至一名一物，亦用此體，其曰雜志雜識者，名異而實同也。

顧炎武

見論辨

舊中涓娟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去山爲黃冠。數年。

聲

山爲黃冠。數年。

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去聲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

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去聲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

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影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杭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聲玄上。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遺民心事。掬之欲出。文之激昂慷慨。似從大蘇諸記中得來。

註釋

中涓

涓潔也。奄侍曰中涓。

華山

在陝西

李自成

陝西米脂人。與張獻忠同爲明末流寇。

關中

謂陝西長安縣

等。雷首山

首陽山。或以爲卽雷首山。山上。有夷齊墓。在山西永濟縣東南。

伯夷叔齊

伯夷見毛際可王烈女墓誌銘。叔齊名智。字公達。事與兄同。

汾之一

曲

汾水爲山西省之大川。源出寧武縣管涔山。南流入黃河。

綿上山

一曰介山。在山西介休縣東南。晉文公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因隱於綿山而死。介子推一作介之推。

公子

卽文公。名重耳。獻公子。出亡在外。後返國。嗣晉位。

太行碣石

太行山在京兆西。碣石山在直隸昌黎縣西北。

去之茫茫。而極二句。

言路遠不可去，并望之亦不可得見也。
泫然流涕貌。（禮記檀弓）孔子泫然流涕。

過雲木冰記

（陸龜蒙四明山詩序）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民皆家雲之南北，每相徙，謂之過雲木冰，謂雨著樹木即凝成冰也。

黃宗羲

字大沖，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諸生，魯王監國，授左都御史。明亡，奉母還家。康熙間薦舉鴻博不就，徵修明史，固辭不起。著有經學史學性理歷算文集筆記諸書，凡數

十種，編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

芬靄

於蓋切

淟他

典切

濁。

蒸滿山谷，雲亂不飛。

瀑僕

危落

遐路

窈然

夜行

撤燭

霧露

沾衣

嵐盧

含切

寒。

折骨相視。

褫癡

氣呼

嗟咽

續忽爾

冥霽子計

地表

雲斂天末

萬物改觀

浩然

目奪

小草珠圓

長條玉潔

瓏鬆

插於幽篁

皇纓絡纏於蘿闕

琤琤爭琮

宗俯仰

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

何庚聲切

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

余愕眙

答去而歎

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奈何當吾地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落飄山。

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羃塵沸。費響局。柯鐸。結人間。邨烟佛。

照。無殊陰火之潛。故爲愆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侵鑠。

式灼心骨。南箕哆。侈口飛廉弭。米節。土囊大隧。遂所在而是。故爲勃鬱煩冤。

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螭。癡蠖。穢蟄。直立山鬼窈窕。腥風之衝動。震澤之敲噦。盍天呵。黑阿。地吼。呼后陰崖沴。護穴聚雹。步岳堆冰。故爲玄冥之所長駕。

羣峯灌頂。北斗墮脅。藜蓬臭蔚。尉雖焦原竭澤。巫吁魃。拔舞。常如夜行秋爽。

故爲曜靈之所割匿。且其怪松人楓譽。預石罔草。碎碑埋軀。枯齒。恣碧骨。皆

足以興吐雲雨。而仙宮神治。山岳炳靈。高僧懸記。治鳥木客。窅。杳翠。切慈卹。幽

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寒而無燠。郁余乃喟。庫位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

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過忒。他黑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間者。亦豈。

無凌峯掘藥。高言畸。羈行無與。預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齟。咀上齧語。

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危詞苦語、奇崛高深、卽出昌黎先生手、不過如是、

如讀樊宗師文、

註釋

壬午

明崇禎十五年

晦木澤望

均宗義弟、晦木名宗炎、世稱立谿先生、澤望名宗會、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

四明

山名、在浙江會稽道山上

有分水嶺、石窗四面玲瓏、每天地澄霽、望之如戶牖、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

雪竇

山名、在浙江奉化縣西北、亦四明之別阜、

雲靄

渙濁也、雲、霧氣也、靄、氛

濁

也、雲、霧氣也、靄、氛

窈然

深遠

嵐

山氣蒸潤也、

褫氣

奪氣也、

呼嗟咽續

言呼聲嗟聲忽咽忽續也、

冥霽

地表散也、地表、地外也、

地表

小草珠圓長條玉潔

言草上凝露、如珠之圓、木上結冰、如玉之潔也、

瓊鬆

插於幽篁

王建詩、一樹瓊鬆玉刻成、

千縷絡

纏於蘿鬪、千縷絡、懸空下墜、蘿、蔓草也、鬪、空隙處也、

瑩琮

俯仰

瑩琮、玉聲、首所觸之成聲、

纓絡纏於蘿鬪

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五百寶蓋、勝光自合、十

璫琮

俯仰、觸之成聲、

也、愕眙

原本爲眙睭、案字書無睭字、當作愕眙、驚視貌、

春秋書之

春秋成公十六年、

五行志

劉向五行傳、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

之、也、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

凍洛

楚辭、冰凍兮、洛

震塵沸響局鑄人間

局鑄、箱

處、言與人間隔絕也、

陰火

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

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曠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

謂陰火。愆陽。〔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火。剛風疾輪。

言強風之疾于輪也。南箕哆口。

哆，張口也。箕，星名，二十

三宿之一。今夏至節子初

三刻十四分之中星，舊說箕星主

風。〔詩小雅〕哆兮哆兮，成是南箕。

飛廉弭節。

〔風俗通〕飛廉，風伯也。弭，止也。

土囊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谿

谷，盛怒於土囊之口。大隧。

地闕也。〔詩大雅〕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註〕隧，道也。西

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勃鬱煩冤。

〔宋玉風賦〕勃，風迴旋之貌。

孔襲門、衝。蛟。

古以蛟爲龍類，能發生大水。

螭而黃，無角。𧆉蟄。

伏藏也。敲嗑。

嗑，合也。天呵地吼。

吼，獸鳴也。陰崖。

厓，山邊也。玄冥。

水神。〔禮月令〕孟冬之月，其神玄冥。

羣峯灌頂北斗墮脅。

脅，胸之兩旁有助骨處，此言

接近北斗星，望之如墮脅也。

二句狀黎蓬臭蔚。

〔曹植籍田說〕黎蓬臭蔚，棄

其高，平遠疆。

黎蓬蔚皆賤草也。

焦原竭澤。

〔旱之〕甚也。巫吁魃舞。

魃，旱鬼也。〔詩

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寒涼也。此

爲虐。巫主祈晴禱雨，巫吁魃舞，此

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寒涼也。

曜靈。

〔廣雅〕日

名曜靈。

人楓。

〔南方草木狀〕楓木歲久，則生瘤瘻，謂之楓

言山外雖旱暵，而山中自寒涼也。

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

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

譽石。

〔說文〕毒石，出漢中，山海經，西山

臯塗之山，有白石名譽，可毒鼠。

因草。

糾結之叢草也。

齒。

肉腐也。曰齒。

高僧。

懸記。

〔懸記未詳，記字或是託字之誤〕治鳥。

〔搜神記〕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鳩，青色，名曰治鳥。

木客。

〔漫叟詩話〕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

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過忒。

忒，更變也。畸行。

畸，異也。齟齬世度。

齟齬，格不相入之謂。世，謂人世；度，謂法度。言與世之法度相齟齬也。此

鼎革後追記，文當是先生在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抵，一作抵。六國時所造，使兩相當、角力相抵觸，蓋拳術類。

彭士望

見贈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霸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抵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含上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零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簋。登者水桴。罕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初者累。柳重。平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去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俚里歌雜佛曲和。去之良久乃下。去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去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樁。樁長尺有去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

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平聲暫息。飲去聲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聲上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去聲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讀若怕。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胡廣切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炫去聲。暈連瑞切。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趨。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

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去聲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

氣動其天。非鹵。魯莽滅裂列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僚之

弄丸庖丁之解牛。傴於上徇呼漏之承蜩。迢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茂

人臨千仞之蹊。奚足遠趨均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

刃流沫。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爲險。

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姊。第姒似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餽胡其口於四方。贏盈則以供賦。所至江浙西粵滇田

黔 琴

口外絕徼叫

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揜

君撫隻續食亦

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

去聲敝縕

蘆

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

男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

世業。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微

景怵

磨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償

許緣切

敏機利捷於猿猱。

饒讀如

而其性曠然如麋。

迷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

甜

自處於優笑

巫覡檄之間。彼固自以爲戲。叟獨以爲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

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謗謾。

瞞曾屠

雞

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

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

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

曾止山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理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沈痛、隨地涌出、遇物肖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留爲識者歎惜耳、

註釋

幽憂之疾

「莊子」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莊

子」列子

風夢

「莊

子」列子

列子

</

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

紀省子之養雞

「莊子」紀省子爲王養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未也、方虛憊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

「莊子」伯昏瞀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

呂梁丈人

「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

足二分在外、揖列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康莊

大道也、五達謂之莊、今屬湖南衡陽道、

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零陵

二句見王介甫

巫覡

爲人禱祝鬼神者也、見論辨類題註、男曰覡、女曰巫

王介甫

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諂事安石、附和新法、得爲太子中允、後安石去位、惠卿

讀孟嘗君傳、

呂惠卿

爲參知政事、遂力排安石、後遷謫而死、爲人姦險、雖章惇蔡京亦畏惡之、

燕昭

燕昭王名平、燕爲齊所滅、燕人立爲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齊、入其都、燕益强大、

張博

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欲見兩人、

兩人自匿不肯見、信陵君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後秦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歸、公子

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

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屠者

信陵君盜兵符、欲奪晉鄙軍、侯生曰、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

信陵君因歸魏、

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

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卒椎殺晉鄙、

千金市死馬

之骨

昭王卽位於燕破之後，欲招賢者，以問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

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卒破齊國。

華州人，久困塲屋。

范仲淹不能用，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

張元

吳來飲此，遷者執之，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用中國賜姓。

華州人，久困塲屋。

二人故云元韓范，韓琦字稚圭，范仲淹字希

文、二人爲陝西經略招討副使。

小港渡者

周容

見論辨

庚寅冬，予自小港欲入蛟川城，命小奚以木簡束書從。時西日沉山，晚煙縈樹，望城二里許。因問渡者，尙可得南門開否。渡者熟視小奚，應曰：「徐行之，尙開也。速進，則闔。」予愠，蘊爲戲。趨行及半，小奚仆，束斷上聲，書崩，啼未卽起。理書就束，而前門已牡下去聲矣。予爽然思渡者言近道，天下之以躁竈急，自敗窮暮而無所歸宿者，其猶是也。夫其猶是也，夫。